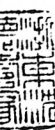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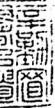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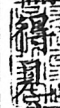




貞山先生集叙



往歲洵游姑蘓



得遇陸貞



而論政焉先生應之如響已又與

論古今文學異同之旨先生蓋曰

三代而降漢司馬子長尚矣班孟

堅亦其儔亞也其著作槩矍炳炳

可述焉魏晉以下弗道也他日出

其所著文若詩若干篇眎洵讀之
鏘鏘乎漢之餘音孟堅之遺矩也
洵受而藏之名山之中十有餘年
而先生沒世之論文者知有陸貞
山先生而未知先生志之所尚蓋
異云今年先生之子延枝將盡刻
先生所著以傳不遠數千里使人

至於京師屬洵為之序其亦先生
遺意耶先生雋朗不凡早負文譽
既登嘉靖丙戌高第選讀中秘書
拜工科給事中益以文章自擅好
為無忌諱直言每上章侃侃諤諤
指切當世之務輒見施行先生愈
益奮淬將盡抒平生所欲言無何

出為江西永新縣知縣至乃慷慨
為民既又齟齬無所遇即投檄去
歸姑蘓作貞山草堂於東門之內
日閉戶讀書探古人著作之原含
精咀粹數年蘊積磅礴于中出為
詞章斐然成一家言而平生礪魄
未施之志皆於是見之其視曩時

所論著益閎雋不侔矣古之人嘗
稱文章家窮而益工夫士不遇時
懷材抱器鬱鬱無所試自放於山
水幽曠之地世之利害得失毀譽
榮辱不嬰其中因得縱觀古昔書
契典謨風雅卦繇丘索之文傳記
所載賢人君子奇壞卓犖高世之

行可喜可愕咸託於文詞其志深
其思逸信其言工之易也然多佛
懣憤惋不平之氣求其從容深厚
可誦法如古衡門泌水之什者鮮
矣先生躡足青雲致身侍從之列
執簡論思斯文已著奚俟窮而後
工耶既而返服草堂日引其鄉之

髦俊與南北縉紳之士往過其廬
者講業談藝悠然終日而不知身
之隱約而棲遲也豈與世之逃形
匿影竭竭山澤之癯者倫乎校其
所論著咸雅馴有則而憤激怨刺
不形焉其所養蓋可知矣惜乎立
朝行義之日淺施於事業者未究

而曠然表見乎世惟文章也悲夫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左侍
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正二品俸紹興呂光洵信卿書



陸子餘集叙

叙曰陸子餘集流傳人間已久集之

叙篇尚缺焉未著公元嗣延枝乃稱

曰左太冲嘗賦三都得皇甫玄晏叙

之而世始重竊願有冀焉予方喜延

枝允承先烈乃尤懼於斯任之難舉

也獨憶公嘉靖乙酉丙戌間秋闈禮

部接獲魁雋當是時文聲震湧萬壑
濤生太阿舒銛嬰者欲避廷試尚書
石公瑄將寘首選不果繼選吉士連
七試居首比

詔簡吉士五人充史職公以第一人
進又不果此惟忌者之罪而公之文
則海內學士諸能言者固已心懾而

神嚮之王文恪公鏊一代偉人覽其
文嘆曰必魁天下少師楊公一清罕
許可嘖嘖輒稱通儒非止東南文士
俊何人而顧欲預其文哉竊聞之文
者吐納三才并苞萬貫雕蟲失之小
專門失之私鴛末失之靡侮聖詭經
失之畔故知夫文之方也紀述欲嚴

辨析欲核褒貶欲公論利害欲盡章
奏欲審而切頌禱欲端典故欲練條
陳欲其疏通酬應欲其簡直繇今眎
公真若考正聲於律呂挈宏綱於機
軸其彙粹厥成者乎夫才長者義則
踈辭工者詭於道義精不詭者或枯
稿不腴湮鬱莫鬯公天姿高朗而蘊

深湛之思緯之以淵懿之學直悟玄
解自得於心奮然渟沉孰窺其奧而
王公文恪太宰羅公欽順洎海甸英
賢虛懷質疑往往出精見以折衷而
彼皆自揖服式是測公之造得其髓
矣然察其志之嚮往諒以揀時為仁
經世為大司諫未幾封章疊上皆關

綜理道縣合幾微其指斥權姦剗刻
黨類凜然莫能逃其罪于千載之下
永新出宰監闕有神不載菴而報政
夫豈徒韜精墳籍者哉惜夫諫草爛
然什不施行三四理邑未久竟自投
効以罷假令宵人罔忌天授之年將
潤澤

皇猷增輝 天閣與唐敬輿接迹比

肩無疑也俊攬斯集望外迷中要非
玄晏得左氏之深者聊紆延枝悃幅
而緣附于青雲之末焉子餘公字遂
標其集乃若求其志行之純宦業之
美節槩之孤則龍池山人彭君年磨
事黃公佐著之悉矣

嘉靖甲子穀日南京太僕寺卿前進
士年三周復俊撰

陸子餘集目錄

卷第一

序記

注荀卿子序

濯纓亭筆記序

平越西劉氏族譜序

怡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少大知歸安序

浙江鄉試錄序

靜芳亭稿後序



贈訓導嚴用文之官寧海序

仙華集後序

贈長洲趙侯入覲序

後執法篇贈陳子東之考績

贈郡倅常公序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又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思審堂記

鄒氏復節婦墓記

卷第二

傳 碑銘 墓表

戴先生傳

陸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前樂安令顧先生壽藏銘

一蘭陳翁壽藏銘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紹卿墓表

卷第三

墓誌

祝先生墓誌銘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亡妻盛氏墓誌銘

太醫院醫士張君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張時濟墓誌銘

怡圃朱翁墓誌銘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

銘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

陸公墓誌銘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銘

錢均卿墓誌銘

先母胡夫人墓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卷第四

行狀 祭文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

行狀

祭王文恪公文

祭亡妻盛氏文

祭邃翁文

祭外舅盛公文

祭王履約中丞文

祭僉事方公文

卷第五

奏疏

處置邊防疏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劾太監閻洪疏

陳馬房事宜疏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乞霽 天威以明大獄疏

劾張桂諸臣疏

乞致仕疏

卷第六

書簡

奉外舅盛公書

奉太常錢先生書

與李仁甫書

與聶文蔚太守書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與岳厚夫書

荅鄧文度省元簡

與楊用脩太史書

荅天水胡公書

荅黃材伯侍讀簡

荅王濟美提學簡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與羅狀元達夫簡

與永豐聶公簡

與王道思參政簡

與尹崇基太史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卷第七

雜文

子家子贊

子胥論

讀莊子

讀鍾離意傳

書劉氏先墓記後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書姑蘇雜詠後

題貞逸處士卷

書鄧尉山志後

題墨客揮犀錄本

又題

題湯氏小宗圖卷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擬上備邊狀

詔修濬通州開河議

名宦祠議

卷第八

詩

詠史樂府二首

畫虎行

鄭卿歌

李侯行

邊軍謠

擔夫謠

胸岡行贈遲戶部兼簡馮汝強伯仲

賦內閣芍藥

送待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送魏師召之燕湖

游大酉洞天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寄謝趙醫士

漫述三首

幽蘭篇

名都篇

名姝篇爲友人作

太息行贈平湖謝贊府

贈別王直夫二首

贈沈元材

門有車馬客行贈張戶部

留別金生

送翁德宏二首

憶家君

寄葛太守子中

送祝叅政之雲南

答朱僉事

贈顧叅軍之都勻攝郡

秋水亭

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上饒道中

送汪僉事之湖南三首

送人入蜀三首

長門怨

陸子餘集目錄

終

陸子餘集卷第一

注荀卿子序

前從仕郎

吳郡陸

陸



陸子曰吾讀荀卿子書高其文辭而怪今之君子之好之何少也或曰荀卿者意廣而爲學闊疏議論大抵矯亢失中又時譏切孟子以故近世儒者或頗黜其書吾亦甚恨卿之不遭孟子也使夫得游從焉與相切磋而去其蔽則卿固可爲醇儒哉然自孔氏沒七十子之徒散亡旣盡教益衰學士大夫爭鶩於權利而卿獨脩先

王之言卓然不阿時好彼所謂豪傑士也非聊戰國之世儒者匹窮孟子既困於齊梁以終而卿亦老無所遇晚乃適楚楚既衰矣而黃歇當國未見其有可仕者也方天下日被秦虐吳之故墟去中國稍關遠兵車不及卿將託焉以卒老歟非有意於干歇也卿沒後李斯相秦以并天下斯雖嘗游其門而卒叛去乃用異說以殘民廢先王之道蓋其徒之不肖者也而或者謂卿之學有以使之夫學焉而失其真自孔氏之門不能無雜而獨卿歟其師善醫其弟子蓄蠱以殺人非師之罪也議者以斯故病卿亦良過矣卿之書三十二篇其禮樂二篇多戴記中語餘篇自大略以下文辭不類往往雜見於家語諸書中將後來者勦焉以附益之乎余竊感卿以李斯故被讎讟因取其書粗爲校定其章句又頗以己意訓釋之以俟夫讀荀卿子者

濯纓亭筆記序

故紹興郡學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纓亭筆記余爲緒正譌闕除其復重離爲十卷華學士子潛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

洲人也少穎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爲古詩
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
詘折徇物八舉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 內廷
奏名第一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自巡撫江南
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刺
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爲斂容降歎
李長沙爲學士亦奇其文皆不及薦也在紹興
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于
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既而嘆曰天夢夢乎世域
域乎此惟擁楹歎奢斥乎矯虔駟駕隨夷踣乎

已乎已乎豪傑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
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既連蹇弗
試益洩其憤於文辭廉峭精確多所風切平
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得奇文奧義爲抵掌自
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蓋非其至
者然其扶樹教道繩枉黜邪之指亦略可睹矣
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於千載雖長隕溝壑不
爲辱也太史遷有言俶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
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若
戴先生幾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感風流之日

遐懼遺文之泯墜爰敘列大校令後來者得考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平越西劉氏族譜序

劉奇氏譜其族陸先生觀之曰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夫譜也者宗法之遺意也昔者先王因生以賜姓所以命氏以重本始辯系類明親疎也小大之宗源流秩然固有殺雜故仁讓行而天下審知也及其衰也惟有譜牒焉以識夫始

終分合之故使無遺而巳洎乎末世譜牒淪廢族姓滋外故上有崩冕乘軒而其族混于平民莫知收恤者嗟乎先王之禮不行而民之散也久矣其孰能脩而合之劉氏之先望於汝南自宣武君聚從高帝戡亂以功延世賞其子義始奉詔徂平越人稱西劉氏至奇五世矣乃爲之譜奇可謂有志者也余也聞諸君子曰宗子之法立乃有世臣信哉斯言也今國家自通侯以及列校罔弗世祿然於宗法猶未遑及是故奢麗同流而象賢濟美之道闕焉夫變

俗者庸衆之所驚也復古者中士之所難也必也爲之以漸則莫要於爲譜矣譜立故分明分明故義達義達故仁讓之道著而宗法可行也竒也爲此將無意乎俾世祿之族胥慕而效之禮其有弗興乎故序之以勸有禮也

怡老園燕集詩序

歲辛巳四月之朔少傅太原公張燕于怡老園之池亭門下士侍坐者凡八人是日風融日舒樽几潔修囂塵俗慮若遁若避無自入焉時憑高而望則秦餘杭以西諸山間厠隱滅於城堞

間若其合形效伎而來也酒半公取杜少陵句分韻命人爲詩一章章次第成復移飲於清塵堂適他客有善歌者酒至則歌以送之談詠間發竟日乃罷公曰樂矣今日之會也可無述乎於是潁川陳怡取諸詩聯爲卷以授粲曰子盍有以復於公粲也聞之昔之居大位者患不能退卽退矣有物焉役之則其身且不暇而何有於樂若夫養尊自高倡焉而莫與和者又不論也公爲三公年未及衰卷懷早退徜徉湖山樂亦甚矣而弘厚特達汲引後進恒若不逮四方

之學者莫不思操几杖以從公游若今茲之會雖游致之常而諸生於是挹清飲醇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矣可不謂樂乎昔裴晉公晚居洛陽與劉白輩窮晝夜飲午橋綠野之勝至于今人能道之然或者謂晉公蓋觀時事之不滿人意故託焉以自晦也雖樂而憂存矣今之時非晉公時比也公其何憂然古之大臣憂時體國固有身江湖心魏闕者而公豈遂恣然於此哉是故意與感觸形諸篇章者屢寄其忠愛之誠焉孰謂公之果無憂也夫公之憂憂以

天下公所獨也吾徒其何敢與知若夫樂則與衆同矣雖然有獨樂者焉非游從文字之謂也公且不能自言而吾徒又何足以知之樂也不敏敢卒書以請焉作怡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秀夫知歸安序

全椒戚秀夫以進士拜湖之歸安令湖在浙西爲名郡歸安其上縣也其地當吳江之陽震澤之陰昇山在其東何山在其南卞山直其北武康長興諸山屬列環嚮蜿蜒起伏娟好秀麗其水則茗霅諸溪流衍灌溉爲利甚博其土宜桑

稼又多菱蒲茶苧之產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其
民朴而務本愿而不爭其士秀敏而好學王逸
少謝安石顏魯公諸君子之流風遺教猶有存
者乎何其俗之美也臨是邦者爲政宜若易然
而在今日猶病其難何哉自頃年來東南諸郡
數罹水旱公私之力大抵困屈微獨湖爲然也
役大而民勞賦繁而財窘長民者一身而百責
萃焉信其有不易爲者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
將有爲於天下其始必自夫難者試之進士爲
縣仕之始也雖當其難亦有志者所不辭矣今

之爲縣者治不一二年則認認然欲亟去之勇
於取名而怯於爲義巧於奉上而疎於得民前
規後隨以爲當然使夫 王澤不宣元元滋困
非以是故與抑所謂有志者何世無之意其誠
心經理如古循吏者或亦有人焉而世特未知
也秀夫君子人也貌溫而莊言慤而慎推是爲
政其行古道而不襲流俗之風決矣當斯人之
憔悴在上者苟有意焉足以使其惠朝布而暮
及又况民風土俗之厚若歸安者乎其亦易治
也秀夫往哉難不爲沮易不爲怠惟政之善不

惟官之達則歸安治矣

浙江鄉試錄序

嘉靖戊子秋八月浙江鄉試給事中臣粲郎中
臣鑰寔奉 命主之臣粲竊惟浙江古揚州之
境而今之首藩也粵自我 皇祖起南服定金
陵遂下浙東西諸郡方 國家草創日不暇給
而崇禮樂考文章搢紳先生出入風議訢訢如
也其間二三耆碩參侍帷幄者大抵皆自浙起
以博學瞻辭潤色鴻業於是 皇明之號令典
法炳焉與三代同風而浙之文遂先天下粲不

佞嘗好觀

國朝故事而知其槩矣乃今承乏

考校始盡得其賢士者之文而縱觀焉有取之

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信乎其爲盛也於是知

皇祖之澤遠矣雖然文者道之華而行之飾也

昔者孔子稱周之盛曰郁郁乎文哉他日論禮

樂則慨然思從先王又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非謂夫文之有本哉由周以下言文者必曰秦

漢秦漢尚矣近世以文取士宜莫盛於唐時則

有若陸贄者司考校而韓愈輩出焉天下至于

今稱之然愈嘗自言其當時程試之文以爲讀

之使人怛怛而已耳其信然乎抑有激而云爾也夫唐之文初亦失之靡矣自愈出然後一振之以復于古彼所謂豪傑之士者非邪而其始也微贊孰能知而取之我國家稽古立法以經術造士百六十年治教熙洽文亦日趨于盛學士大夫操筆伸紙類能達其所欲言者顧藻飾有餘而朴茂忠實之意視前輩若少衰焉當是時其亦有豪傑者出而振之而司考校者亦能知而取之乎 聖天子方篤意教化屢 詔所司選師儲嚴條約將貢士以有本之學而非

直曰文云者故屬者之舉雖有司存而特簡近臣泣之意嚮所在昭然可識士於是時有弗自奮也者非夫也况若浙之嘗以文先天下者哉將必有異才焉如愈者卓然出其間乎得若人以稱塞 明詔則司考校者之責任亦無負矣而愧無贊之明弗能識也抑所謂公無私者或庶幾焉爾矣是舉也同考試則學正某某教諭某某某監臨則巡按監察御史某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士就試者二千八百有奇預選者九十人刻

其文之優者二十一篇合諸執事姓名爲錄以獻祭序之

靜芳亭稿後序

少司馬高吾先生陳公有文一編曰靜芳亭稿自武陵以寓祭祭既受而卒業爲之歎曰於乎善言哉公楚人也昔者楚在春秋時爲大國號多人材若申叔時聲子子革遠啓彊王孫圉之徒其辭令雍容著於傳記者爛然成章矣蓋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後則有屈宋唐景諸子以詞賦著稱風風乎亦風雅之流亞也由漢以來作

者間出

明興百年人文宣昭至於

憲

祭

之間盛矣時則名卿大夫之楚產者若茶陵華容郴州諸公咸以渾厚博大之文震耀海內武陵在湖北之境去中州數千里公奮起其間振發藻與數公者殆相頡頏焉今即是編觀之其辭大抵質而實簡而暢盡而弗汙無艱深刻削之態而思微不窮非善言者其孰能之乃其指事切理確然可者於實用者則公經世宰物之略亦往往而在君子謂不徒文而已也矧獨曰楚人之辭云哉抑嘗聞之君子之學惟靜故

專惟曠故達公自謝政家居不以世務嬰心結
廬高吾山下日諷詠游適其間蓋所造詣益深
以粹謂夫有得於靜與曠也非歟自今公之著
述殆將日富是編者曰爲之權輿可也雖然讀
是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贈訓導巖用文之官寧海序

正德間中丞恆山張公以御史奉 璽書督南
畿學政公脩政彊執不受請託黜陟明允一時
士類畏而仰之若神明焉歲乙亥按試吳中時
則吾長洲之士在優列者五人而甫里巖君用

文名第一公亟稱諸人曰此進士才也於是君
之聲譽一日隱然動江左所在傳誦其文咸曰
此進士才也然君數奇屢試于鄉不利頃以貢
上京師 廷試日翰林華侍讀子潛閱編修師
閱其卷驚歎曰貢士中乃有斯人旣而從銓
部選得分教山東之寧海州諸嘗與交游者爭
惜之謂如君之才寧不能自奮科目而僅得此
雖君亦何能無不豫耶粲聞之竊以爲是未爲
知言者夫科目之不足以盡人材也久矣今之
仕者大抵重進士得之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

歉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其中與否有幸不幸耳曾何足置欣戚於其間而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也非惑歟士貴有諸己誠有諸己也彼在外之得喪吾何知焉君胡爲不豫寧海古齊地今爲東方大州負海阻山人物殷盛吾意其俗之闊達多知而好經術矜功名猶有如太史遷班固所稱者乎而君儼然束帶臨之抗顏稱師亦足樂矣矧今天子明聖屢詔中外選拔賢能不限資格士以貢升者得與進士並用往往躋陟華要

當是時將必有人焉勵行檢飭官箴卓然出乎其類以應上之求者不在君歟君胡爲不豫榮與君俱張公弟子嘗濫名五人者之列相知最深於其行不能默也故爲著所欲言者如此旣以解衆之感又以爲君贈

仙華集後序

仙華集者吾吳趙與哲先生所著也吳自昔以文學擅天下蓋不獨名卿材大夫之述作烜赫流著而布衣韋帶之徒篤學修詞者亦累世未嘗乏絕其在 本朝 憲 孝之間世運熙洽

海內日興於藝文而是邦尤稱多士于時若杜
用嘉陳孟賢二公以高年爲諸儒倡率最先有
名繼則先生與賀美之都維明樓仲葵沈啓南
史明古輩相踵而起數君子者雖其造詣或殊
然大抵博雅有文行義修潔出入則古衣冠人
望而起敬部使者若郡縣大夫側行褻席將迎
恐後縉紳東西行過郡中者輒造其廬而禮焉
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蓋至于今稱之不衰
而先生尤意度個儻喜論當世事嘗受知於巡
撫三原王公值歎歲三上書請蠲賦言極剴切

御史理尺籍誣執民爲軍先生貽之書力陳利
害民賴以免其他事往往類此至於文辭亦伉
健質實不肯骫骳以諧世好古所謂直諒多聞
者非斯人歟自先生與數君子者沒吳中耆舊
略盡後進之士瑠瑤曼辭日入於佻巧而前輩
朴雅誠直之意微矣粲生晚竊獨嚮往之而不
獲覩其流風遺烈以爲恨乃今讀先生之文寔
重有感焉或者顧疑其言涉時事非處士所宜
是殆不然夫人各有志劉勝雖清高未必賢於
杜密使李膺爲鍾瑾亦非所安也彼隱情惜己

自同寒蟬者直拘士一隅之見豈所以論夫弘
達君子者哉是集爲詩文通若干首蓋先生之
子處州教授磬所自輯錄將刻而傳焉屬彙爲
校定因附所欲言者於後先生名同魯與哲其
字其先出宋宗室所居有仙華山因以名其集
云

贈長洲趙侯入覲序

蘇天下劇郡長洲其首邑也爲之令者恒病其
難自余省事已來所見邑之賢令亦無幾人若
李開州俞新昌賀渭南三君者皆循良吏也語

其所長則今趙侯寔兼之侯關西整屋人以進
士釋褐補令長洲始至值縣政乂不理蠹弊叢
積慨然將一蠲滌之既悉心訪究得其利病所
在於是摧抑富彊扶樹貧弱豪右獵取之徒咸
斂戢退聽而困踣失業者始栩栩若更生矣諸
大姓詭冒縉紳家籍規免庸調悉釐正之使與
編氓齒民當受役者苦輕重失平侯先默察其
資力高下手自籍記及期召立庭中披籍命之
無弗愜適政務填委雍容裁決動中肯綮無細
大皆立斷胥吏束手不能爲姦而貴勢請託亦

無自入也民曰有開州之敏侯性恬淡寡欲而介潔自將苞苴不入服御儉陋如寒士居常非公會不設肉食間出百里外一隸負簞筥以從菜羹糲飯欣然甘之大官顯人過境無一蔬之餉役于官者終歲晏然不知橫費民曰有新昌之儉制使以 璽書督逋賦他邑民死杖下者什九侯獨以身捍拒又爲多方擘畫賦卒用完而民間按堵無擾及諸非時科率一切省削上官或有可否輒斷斷辦爭必得請乃已時有所洶構第出片紙授里甲以往墟落間無公隸之

跡焉其視衆庶所患苦真若疾痛在己懼其除去之不速也民曰有渭南之仁若夫獄訟清賦稅集特其餘事耳蓋侯旣才識優裕又果於自信未嘗以利害爲前卻監司牧守往往以疆項日之或加譴怒訖不爲變至於接對士民則又平易簡直弗屑以笞罰立威而得其一言者罔不厭服是故無賢不肖咸愛樂其政頌歎者無間言云君子曰昔之循良吏列於史牒者可數矣後世以爲不可覩見及今觀趙侯之政乃知古人未足多也而以三君爲况蓋直舉夫耳目

所睹記者爾侯蒞邑四年輩類多趨取清顯而侯還回日久無沮悔色益勤恤民隱孜孜未已也於戲賢哉於是侯當入覲京師民聞之曰侯其自此升矣嬰孺失母如吾人何嗟泣咨嗟相屬於路余固閔夫人之情而重惜賢令之去弗能留也雖然竊願有以告侯者長洲之境東西相距僅百里耳歲賦且數十萬雜調不與焉自頃水旱相仍田里凋瘵而征需之目有加無已斯非仁人所感頌者乎前此侯嘗語余以所當瞻華者而太息曰是吾今日所不得爲與所不敢言也而有志焉今侯且升朝爲天子近臣是將得爲之矣雖不得爲將得言之矣而豈遽忘前日之志哉古之人臣見於君者必有所執以爲贊侯之往也獨無以自獻者乎余也寔深望之於其行書以爲贈

後執法篇贈陳子東之考績

閩陳子東之之補常郡推官也吾友濮陽蘇允吉氏贈之執法篇其考績當行也屬邑武進令李子元素而下五人求贈言於陸子陸子曰夫蘇氏之旨陳子則允蹈之矣余何言哉然李子

所睹記者爾侯蒞邑四年輩類多趨取清顯而侯還回日久無沮悔色益勤恤民隱孜孜未已也於戲賢哉於是侯當入覲京師民間之曰侯其自此升矣嬰孺失母如吾人何嗟泣咨嗟相屬於路余固閱夫人之情而重惜賢令之去弗能留也雖然竊願有以告侯者長洲之境東西相距僅百里耳歲賦且數十萬雜調不與焉自頃水旱相仍田里凋瘵而征需之日有加無已斯非仁人所感頌者乎前此侯嘗語余以所當瞻華者而太息曰是吾今日所不得爲與所不

敢言也而有志焉今侯且升朝爲天子近臣是將得爲之矣雖不得爲將得言之矣而豈遽忘前日之志哉古之人臣見於君者必有所執以爲贊侯之往也獨無以自獻者乎余也寔深

信上

以爲贈
荷贈陳子東之考績

陳子東之補官也吾友濮陽蘇允

考績當行也屬邑武進令

李子元素而下五人求贈言於陸子陸子曰夫蘇氏之旨陳子則允蹈之矣余何言哉然李子

之請弗但已也於是爲作後執法篇云 陸子
曰甚哉執法之難也往古之世吏持其法如懸
衡而上下倏然從之無或沮也無或蔽也俗降
而靡薄姦僞萌起士民之謗譏易興監司者尊
嚴若神喜怒好惡非常也當是時吏救過不給
何暇乃得行其志乎是故有沮焉則靡靡則弛
有蔽焉則惑惑則紊於是乎法抗而民蔽非一
日之積矣爲說者曰士欲其剛夫剛則無靡也
欲其明夫明則無惑也士無剛明之資故曰執
法難斯言似也近世吏有聲爲剛明者矣夷考

之乃不然其爲剛也悻悻者也其爲明也察察
者也俄而進陟以馴至乎大僚也則盡易其本
操悻悻者鰓鰓爾矣察察者憤憤爾矣此無異
故弗誠之過也君子曰非剛明之難也誠則難
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終茲惟誠乎執法者能
誠而天下其誰易之陳子始起明經典教于濮
旣而舉進士補今官所治名天下要劇郡乃陳
子爲之撥煩理禁有餘裕焉其聽獄無遜情而
議法有定守忠信懇款之意藹然出刑章吏蹟
外所謂剛明而誠者非耶陳子今入 朝且進

陟而顯矣雖大僚固其所必至也君子謂若人曩治一郡不肯枉三尺法以病民而爲大僚有弗達其志者乎陳子行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終其母曰執法難也余始識陳子寔因其官之長符子大克符子者蓋今之清彊吏云余固重其剛明而尤願其有終者故於陳子而獻規焉亦因以勵符子也

贈郡倅常公序

昔者嘗讀史至班孟堅范蔚宗所述循吏傳觀其爲政雖設施方略不同然大抵尊賢貴德躬

行禮讓以先之使衆庶悅慕興於行誼是以教化宣明風俗歸厚後世稱其弘美千載不衰蓋導民有木者其效如此自余始有知識亦嘗聞諸長老言往時從政者每以禮教爲大務於境內賢士大夫歲時造請往來儀節雍容甚盛乃至山林韋布有修辭飭行者輒親屈邗君之重與之爲禮其人皆褒衣大冠槃辟雅拜坐則講說今古移日乃罷以爲常當是時弘厚謙抑之風由都邑達乎田野民知自愛而重犯法獄訟衰減苛慝不作上下之間穆如也比歲以來此

道寢廢自墨綬以上皆簡貴自專其遇士大夫
匪惟禮意之薄而已又加威怒焉有訟者至于
庭稍涉搢紳之族鮮不被抑然所陵藉特其閒
冷孱弱者耳即貴勢家雖有姦如山不問且自
詭能摧彊扶弱以是立名迹云嗟乎亦弗思甚
矣為治自有中道刻轢細民以奉巨室賢者恥
之而挫辱衣冠以悅姦宄亦仁人之所惡也書
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君彼所為謂之違道
非邪乃使譁訐增長罷訟日繁天下之俗浸淫
入於靡薄是誰之過歟於是乎知古之循吏屈

已下賢以訓厲民俗也其識慮遠矣而良史書
之不厭繁委亦有意哉交河常公起進士為尚
書郎擢御史出叅大藩坐註累左遷倅貳吳郡
為人倜儻有大節其好士特出於天性雖簿書
倥偬而延訪者後恆若不及後進諸生苟知文
藝公皆虚心引接察其所欲惡而道利之進見
者人人自以為常公親己遠近聞之譽嘆相屬
曰是風也其不見於當世久矣昔宓子賤宰單
父師事邑之賢士仲尼惜之以為所治者小未
盡其用有如常公蓋能敦行古道者乃今以資

望當遷君子亦惜其蒞吳之不專且久也今得縮章斯郡或綏殿南服假以歲月禮讓之俗庶其有興乎公明達善斷寬簡不苛聽獄無小大必叅稽情法未嘗苟徇上官喜怒人尤以爲難其政蓋無弗可紀余屬有感於公待士之盛也故所論特詳焉因書以爲贈將藉以聞於今之從政者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

能言者咸以文辭爲壽粲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冲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過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行溢之餘乃獨發舒爲文章經量三才鐫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絕塵傾動海內如鷁雛鸞鶴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

者舉識爲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
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
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
徇俗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其爲學未嘗標揭
門戶詭激干名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
骯髒之習爲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
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韋
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
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云間被薦
升 朝入翰林典 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

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
梁嘗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
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爲知言
乃今巋然大耄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
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
生寔兼得之意所謂冲融和粹者獨稟其全乎
噫嘻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
身自饗之乃國家與蒙其麻焉是故古之耆艾
魁壘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
間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

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
橫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
古道爲之表率以匡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
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
其福履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
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爲天下賀可矣

又

交河常公以藩司大僚因事左降稍遷倅乘來
蒞于吳誠直豈第敦悅典文政事之暇輒造請
郡中名德其尤所敬禮者則內翰衡山先生文

公今年先生壽八十常公詣祭告曰吾且爲先
生壽宜有辭以將之願以屬子矣祭謝不敏公
曰吾頃侍坐於先生聞亟稱子之達於辭也子
其無讓祭曰唯唯昔者聞之書曰天壽平格保
又有殷又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老成
人之重於天下也如此雖其隱顯異軌進退殊
致皆足以彰朝廷之榮華爲邦邑之光美若二
老來歸而周業勃興子夏居西河則魏國增重
乃自古記之矣先生自未仕時則以文章節行
負海內之望雖嘗列官 禁近而乞身早退未

究於用然清修介特之操足以廉頑立懦者固已振動一時至其孝友著於家庭忠信孚於鄉族而微言緒論依於仁義道德者皆斯人之矩則也昔人謂國家隆盛之日其君子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殆先生之謂哉大抵老成處世如崇山峻嶽凝然鎮重莫覩其施爲運用之迹而輿雲出雨澤及萬物是故古之爲政者鮮不以尊賢尚齒爲先務知化理之本存焉爾如常公所爲嚮往於先生者君子謂其非苟然而已也蓋隆耆碩重禮讓以篤俗訓民其

所觀示者大矣昔任長孫崇嚴陵之禮孔文學表鄭公之鄉前史書之以著其弘美其在吾吳若宋元豐間程師孟閭丘孝終諸鄉彥爲壽集曰十老會時浦城章公岵守郡實首倡斯舉相與賦詠成什而米禮部芾爲序之談者每以爲盛事今先生之賢視彼諸君子吾未知所先後也而常公所行非古人之操與祭也竊願以不腆之言贊揚其盛令異時得綴錄郡乘附海嶽翁後有榮耀焉故承公之命也遂不卒辭而爲之序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貴州按察司重刻題名碑成憲使王公僉事朱公屬彙記之彙獲寓目焉而歎曰盛哉是其史之遺意乎史莫大於春秋矣辭不費而勸懲之旨備後之作者其孰能違之今夫題名古未有也殆昉於近世乎自姓氏邑里之外不加一辭而勸懲之道亦森然昭矣曰史之遺意也非歟貴故夷境我 文皇帝時始詔以郡縣置又設方岳重臣董臨之與內地等乃 聖慮所及則大且遠矣顧今之吏於茲土者其自視則以爲

弗內地若也雖用人者視之亦弗內地若也是故綿歷百年而 王澤猶壅習俗弗移則豈獨其民之罪哉夫憲司群吏之表也政之廢興恒必由之題名雖淺事往跡存焉觀所以得謗譽亦太史遷所謂當世得失之林矣因是以倣夫在位者庶有益乎君子謂勸懲之大者將於是乎在其誰曰非史也二公聞之咸曰善夫子之言也已盍書之遂書以冠碑首

思甯堂記

吾兄子徵先生少侍吾外祖叅議胡府君學始

爲文辭已警拔不凡府君奇焉因取魏陽元故事爲制字曰思審而命之曰爾其成吾宅相乎勉之無忘外氏矣先生既長與群從聯名始更今字顧不忍忘府君之教乃以思審名其所居之堂而以自號云夫審氏在當時非顯者徒以陽元之故遂有聞於世斯亦奇矣雖然彼所謂成其宅相云者直志於富貴耳非君子所願學也府君剛方介潔平生視勢利若將浼焉至於急流勇退家居三十年絕跡公府有慕其名者求一識面不可得蓋古之獨行君子也此豈以

富貴望其後人者哉昔眉山之程有蘇長公爲之甥而歛祝氏實朱晦翁所自出二公之賢於外氏有光焉此固府君之所嘗稱述而先生所爲不忍忘者也又豈直以陽元自待邪粲始知學先生以府君之命爲之師警惰發矇恩實罔極比粲忝竊乙酉鄉薦繼舉丙戌進士皆與府君同鄉人以爲奇事先生獨累舉弗偶時論稱屈而粲尤有愧於先之之歎先生處之夷然曰士固有當務者獨一第而已乎君子謂其所養者粹矣先生今年五十乃二月十一日爲始生

之辰粲方繫官于外念無以致祝頌者輒記其名堂之意如此因以爲壽云先生忠信仁厚未嘗爲矯飾不情之行而與物無忤有暴戾者素欺侮之亦一切容忍不校爲文章溫雅暢達而秀傑之氣溢發嘗搜磔經史傳記手自筆錄爲書數百卷藏於家他日粲將序而傳之今未暇及也

鄒氏復節婦墓記

節婦鄒氏蓋宋名臣浩裔孫云所居常熟之東始莊父處士士能行誼高潔節婦諱淑清嫁長

洲民陳復復戍石雲南節婦方盛年無子能抗志食貧誓不更適雖屢涉艱危而卒完其操正統甲子部使者以聞于朝有詔旌其門節婦死葬邑中西凌橋之側若干步歲久墓域蕪沒稍爲鄉叶所侵據鄒之族人僉謀復之力弗逮也處士之五世孫察時尚少獨慨然曰是寧不在我會御史中丞虞山先生陳公有別墅直墓地叶遂舉以售焉守者且屋其上公始弗知也他日或以告公曰嘻聞之後矣亟命撤屋標識其處約敕往來者使無踐毀歲丙午察自縣

學生舉于鄉迺詣公以請公曰是吾夙心也即
以歸之察於是屬徒役荆榛燔茅葺作垣墉
樹松檟擇良日修祀事宗親集會小大咸喜曰
吾節婦之窀穸於斯丘也微我中丞公其卒湮
沒爾矣爰相與頌公之弘美曰丘之隆隆孰培
爾封我公之功丘之秩秩孰奠爾宅我公之德
凡鄉孫子世其茲祀祝公萬年錫嘏自天察閭
以語祭祭曰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君子之甄
表節義凡以篤俗導民而巳節婦事嘗著列縣
乘途今且逾百年鄉人猶藉藉談之詩曰蔽芾

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
其體魄藏焉者乎而頹然淪廢固仁人之所隱
矣中丞公以純德雅道紀綱人倫蓋嘗執憲中
朝則繩弼之誼著保釐外服則彰瘡之法昭今
茲之舉在公直細事爾然扶植彙教以軌訓邦
俗者固於是乎在昔呂榮殉節糜君崇義婦之
阪鬱生守志姚子表貞姬之號斯固吾鄉邑舊
事也乃今復遽見之而察能篤念先烈敏於舉
義以卒成其父兄宗族之志亦賢矣君子謂中
丞公也仁謂察也孝皆盛節也不可以志庸

敘述大致俾刊列貞石植諸墓左誕彰厥休且
以視後來者庶永永無壞

陸子餘集卷第一

陸子餘集卷第二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泰字嶽宗世爲江西之永新人先生
少穎異日記千言爲文援筆立就以家難避之
襄陽襄陽人未之知也獨居敝廬中躬執爨滌
且暮手一編朗誦不絕口旁舍人窺見異之就
問曰客何爲者自苦如是先生不應居久之士
人有知之者延致之家爲塾師遂占籍襄陽補
縣學生同輩見所業驚服稍稍從問難因折節
爲弟子先生故治易諸爲易學者爭願從先生

游當是時先生名聞江漢間成化戊子薦湖南魁其經辛丑禮部試中乙榜授蜀之南川教諭地雜夷獠士鮮知學先生日夜親督教之數年乃有領薦者調大足應聘考浙江鄉試稱得人秩再滿乞致仕不待報輒去當道者強起之又調金壇而先生自顧老矣益不樂亡何竟歸諸生留之不得涕泣送之歸十年卒年八十二先生性敦厚質直繼母性嚴事之以孝聞仕二十餘歲不過校官所至未嘗以私干人自言吾無過人者顧平生不能言利耳既老家赤貧服御

單陋有人所不堪者終不問產業所著述務以理勝嘗教學者屬文當先治心無徒支離其辭爲也君子以爲知言先生之先本蕭氏元季有宗濂者爲廬陵判簿當天下亂糾義旅捍鄉社高帝聞其名召授節鉞不屈死金陵市中至其孫爲戴氏惕因冒姓戴至今自判簿以節死鄉人高之其後子孫寔顯若代長史禮蜀倅讀弼汀州守禧及先生皆起科目爲名人先生子梧今嘉善令忠信好脩世其家

陸粲曰余聞之太史遷言漢祖滅項氏令諸故

項籍臣皆名籍獨鄭君不奉詔被逐死至其子莊官九卿諸孫爲二千石者六七人今觀列傳之死偉矣其後世貴盛略與鄭氏等天於忠義之報固有意哉梧與余同進士舉相善求傳其父平生得判簿死事因附著云

陸義姑姊傳

陸義姑姊者吳郡陸粲之姊也婉嫵有識鑒歸蔣氏而寡其弟粲舉進士爲給事中疎戇好言事一歲中章十餘上數譏彈用事者過惡竟以是得罪謫西南夷徼外地荒遠不能以家從粲

既行數月而其妻病沒有一男一女皆幼母胡夫人老且失明方悲號嗥天莫知爲計姊聞之曰嘻此吾責也顧其子曰善視而室吾往與二弟俱存亡矣亟走第舍抱持其男若女以泣日撫視之且教以學書記及女紅恩意甚篤男若女皆忘其母之沒也他日粲得稍遷爲縣令過家戀戀不能別姊曰行矣有而姊在何憂粲亦遂慨然辭去不復顧家曰有吾姊在何憂久之粲致事歸其男若女則皆長矣姊又日爲縫紉衣被飭治奩具視畢婚嫁乃辭去復從其子以

居於是吳之大夫士凡與粲兄弟友者聞之莫不高賢姊之行曰昔者魯婦人遭亂舍己子而存兄子時號魯義姑姊今姊行足追配若人宜遂曰陸義姑姊云或曰姊其有所聞而興起者歟姊未嘗學問顧自其少時喜從諸弟說史傳故實及覽稗官小說至古人壯節事輒拊手稱善爲吟誦不釋口夫其嗜義也固天性然耶然姊居貧足不出閭閻又其諸弟及子皆賤士不能藉交於四方之賢豪長者以談說游揚其名故姊之事獨其鄉人知之耳令世有良史如劉

中壘者錄寘之列女傳中安知不與魯義姑姊者並傳也雖然姊之始願則豈爲區區之名哉於是姊年且六十其弟粲將率其男若女往爲壽而書其事以視之曰俾爾後之人無忘焉作陸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澹字宗禹一字原潔其先自燕來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孤力學被選爲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個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

拜南京戶科給事中會 徽皇帝初即位是歲
六月朔日有食之公上疏勸 上飭躬脩政以
銷弭變異因陳慎始保終之戒 上嘉納焉都
民當供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爲貴勢家私
役而官中百需特倚辦下戶公令所司覈實而
均其征有挾私干請者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
蠲上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饜諉時典留鑰兄弟
爲姦利暴橫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
不宜干紀與政辭指尤峻切川事者怒俄有盜
取土於 孝陵埽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

事者因指槌以爲誣罔非所宜言有 詔鐫一
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
境上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距違公至則一切
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曰無撓彼疆項
承爲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
吏職推情與下先諭教而後笞罰民大信愛之
惟恐其去也一日集數百人走 闕下上書言
願從 明天子乞李承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
以母憂歸矣比終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
家居日夕手一編絕跡公府部使者以下造門

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
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
矣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于朝使
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既
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
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鏜鎮守河南勢
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間爲具召之時賓
客滿坐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彊往酒一再行即
據席睡大鼾鏜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
杯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髯長揖徑去鏜爲罔

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儼之宋廣平待王
毛仲事云素輕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
未嘗營立產業既老益貧常飯脫粟猶時時弗
繼獨居一室土牀葦蓆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
良日乘小車從子姓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
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
所爲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

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
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衍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
東閣弗屑也余觀李公仕 盛明之朝數上書

顯識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上意令
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繇終
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志弗變方諸槐里令屈
彊衰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矣
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也
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沮喪志如魚失水
喁喁然死耳若李公者食貧不悔爲人所難所
謂可使復賤者非邪公子世德爲禮部郎坐小
法謫吳邑博士閻述公行實視余余爲列其大
者以傳

前樂安令顧先生壽藏銘

先生姓顧氏名蘭字榮甫其先家吳之香山

國初始遷郡城臨頓里今爲里人父倫母薛氏

先生少則儁朗不群未冠已博綜群籍補長洲

學生弘治戊午占應天府鄉薦累試禮部不第

正德丁丑謁選得山東淄川令淄川小邑而賦

役繁重富人子大抵出貲爲省府掾以夤緣規

免先生按籍鉤考令諸科謫一視資產爲差吏

徒抱案受署不能有所前却上官聞爲下其法

於旁郡邑行之無弗稱便他雜調爲民病者一

切放罷邑故有鄭康成祠久廢亟爲繕治
官弟子以時行祀事毀僧尼廬即其故址作社
學簡少俊立師教之民駸駸嚮化俄改知江西
之樂安樂安俗尤靡薄人死泥堪輿家言積十
餘歲不葬子弟未冠而婚女婦夫死不持服輒
嫁先生以禮風曉其士民且白監司嚴設科禁
俗用丕變里胥豪奪鄉民不令受事先生察其
利病爲參停均適常使孤遠者得所民喜相傳
告自山谷爭出應役長老驚歎以爲數十年來
所未有也是時輩類爲州縣者多超取顯美先

生治兩邑更七八年以不能樹援當路故名秩
不進而其意亦已倦游因力請致事以歸時年
才逾五十耳所蘊蓄蓋什不一試談者至今惜
之先生受性介潔自爲舉子抗志食貧不苟取
予或要與俱請事於官曰不能少屈意以自潤
耶先生不應拂衣徑去其人慚語人曰是子固
狷士也居官益自矢清白自淄川入覲單車上
道囊空無一錢父老爲率邑中得數十緡以獻
竟賦詩卻之樂安民長鄉賦者歲餉令五百金
先生亦峻謝焉比歸足不入公府所居委巷中

有小圃雜蒔花木果蔬培壅灌溉勤而適時久之皆蔚然成林日徜徉嘯咏其間不一問世事喜讀書每得一編披玩不暫去手間爲小詩辭致清婉亦善繪事而不輕作早歲頗少容晚更夷曠與客談讌常雍容欵洽雖率然鬯笑亦雋永有味六粲與先生同里居爲後進亦以仕齟齬早退而悅僻寡諧意獨親先生先生亦折輩行與交時時相過從輒解衣繫縹竟日語笑飲酒相樂也至是自治壽藏於白蓮潭之世墓語粲曰吾年過七十旦暮從先人於是子爲吾銘

庶吾猶及見之也先生故所與游最善者文內翰徵仲徵仲爲著傳擬之陶元亮當世以爲知言銘曰 望其外皐如即其中廓如是維先生歸全之區後後百年乘化以徂有知德者過其下尚曰此古獨行士之墓也而式諸乎

一 蘭陳翁壽藏銘

一 蘭翁作壽藏橫山下語其子曉曰吾老無所覲慕獨念欲得當世之君子有道而能文者銘吾斯藏吾庶以是不朽矣小子盍圖之於是曉詣余告曰是莫宜子者因出所著事狀再拜以

請余不得辭也爲最其略而書焉翁名綱字宗
憲姓陳氏世吳人大父本仕爲蜀羅江教諭子
姓從宦學者因占數漢州以便進取父昌太學
生母水氏兄經中蜀省鄉試高等翁生州之寓
舍幼岐嶷不凡從其父兄受尚書若毛氏詩輒
了大義旣而隨父謁選京師道出華陰父暴病
死逆旅中逆旅人不聽殯將野塋之翁長跼哀
號竟得成殮潛丐縣令護其喪間關達蜀翁時
年十有五歲旣壯乃克奉其母以父喪歸吳葬
焉家儲無擔石所親有哀其貧者頗賙給之始

出從事貿易久之足跡殆徧天下常經涉險阻
瀕危而濟一日慨然曰奉先人遺體數履畏途
以微尺寸王陽獨何人哉自是不復出取故所
讀書稍尋繹之甲中人爭迎致爲子弟師蓋翁
雖嘗服賈而其顛度固蔚然儒者也居家孝友
念其父客死言輒灑泣養母極滋味每食必親
省具乃進諸兄弟前卒者爲收恤孤嫠咸令得
所族子以罪戍邊翁爲所註累盡喪其資無幾
微見顏色平生非其義弗苟取嘗適濟南有素
丞者寓以百金道遇盜從者迸散翁獨彎弓射

盜却之或說使匿其金曰第以盜為辭足矣翁
不聽卒歸之他事多類此翁生天順壬午正月
四日今年七十有九而聰明不衰娶蘇氏子男
二人長曉縣學生次晴先卒女一人惟陳之先
蓋有隱德學諭君尤稱篤行壽且百歲至翁起
孤童奮自樹立雖食貧以老而不隕厥問殆難
能也已曉方發藻儒林有祿養之望焉天之報
翁將在是乎始翁嘗讀史至猗蘭操意若有
感焉者故自號一蘭余為銘以著其志銘曰

蘭生幽遐蹇獨芳兮弗紉而佩亦何傷兮有美

若翁庸比德兮其胤則嘉秀而碩兮終為國香
媚于后兮干祿百福用滋茂兮君子刻銘播厥
芬兮後千百祀其永有聞兮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福濟觀建呂僊純陽祠蓋成化中道士郭宗衡
始為之而武功徐公記其事云夫神僊竊惚不
可知然觀王大猷所遇則又甚顯妙化玄蹟龍
升霞顧孰能測識之哉余嘗聞純陽舉進士不
第棄去遂學為僊是以乘三光遊帝庭為可致
而土苴文章芻狗富貴視吾儒之論著琬琰動

勒鼎彝者果不足尚乎然真風靈惠又往往足
以濟世而福民是故神明之異既生人之別造
也嘉靖甲申呂祠火道士周北山再建焉棟宇
鮮勝丹堊互照中設僊像旁翼隆廡洞門神室
鬱然雲開於是復爲真境矣北山名以昂少學
道獨扣玄宗洞究至理其閒神曠思愉然塵外
而世之文章富貴舉無以溷其中然又慕儒行
習孝友之綱敦禮義之節爲時所重又嘗與高
逸者遊詩酒彌日樂而忘倦然問以神僊事則
默且笑嗚呼是誠窈惚不可知邪抑有之而顧

難測識邪若北山可謂學道而有得者矣祠成
請銘於余余未暇也蓋又十餘年始克爲之其
辭曰 閩闔東裊虹橋西絡真苑崇開新宮載
作神居鸞峙靈堂虎躍雲構高翔天工巧削雄
壯舍虬文題引鶴日抱璇梁霞流直閣邃宇芝
成洞房綺錯采絢周廊麗張夏幕銀榜初輝金
函迺託館伏蒼龍門呵朱雀星攀桂戶風搖蘭
薄蔽檻千禽翻階萬萼絳府嵯峨玄蹤綽約龍
翔天行螭衣霧落鳳銜紅節鱗吹紫鏗瓊女鳴
簫玉童捧勺來往太清逍遙真樂祥光一臨仁

獲
慶四廓福溥下民惠同上藥極壽乾坤永標丹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紹卿墓表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
余以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勻驛丞雲貴接壤
皆古西南夷地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
數月乃至境上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
坂下上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
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間語相勞苦仰視山
崖生斗絕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淙淙起山

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顧笑曰子
悔來耶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
卿亦笑且頷之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驛舍久廢
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
來者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彊執不受請託
蠻酋武官放恣浮虐不畏大官府獨難劉經歷
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
間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自巡撫
大臣而下署其考爲諸幕官最當遷秩矣廼有
飛語聞吏部於是以不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

細故相恨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
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瑛詣余泣請
表墓余許諾因爲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
忍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某先世家臨江國
朝有編戍蘇衛者今爲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
尚書與清始起進士至大官父某母某氏紹卿
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禮而力學工書事
母以孝聞在雲南泣政明決上官才之事多倚
成焉數平亭疑獄上官楊訓殺人帥府桀黠奴
高壁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

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賂要人脫罪
一訊得實狀論死王髯者圍奪殺人道中郡吏
名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髯疑懼自髡爲吏
所錄旣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案立得殺人者
而出兵官子歲饑督視平糶計會詳密而賦授
必均民以不殍死閱視迤東諸郡庾積茲靈爲
清他所建易尚多不悉紀令任職差久其功緒
當益有可觀者顧僅逾一考輒以晷昧之過去
談者惜之或曰紹卿平生剛急少醞藉用此觸
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謂不然

夫仕在不失已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昔人有言抵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曰蒲伏公卿戶下拜起候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躡取華要不利則亦放棄留落死耳要之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爲通塞也如紹卿輩蒙垢泯默以終者世亦何可勝道哉紹卿之卒以嘉靖丙午四月九日年五十二其葬處曰靈巖鄉桃花塢室人郭氏余族姑之夫之女也一子即瑛吳縣學生秀敏有文世其家

陸子餘集卷第二